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讒險

梁徐摛，武帝問以五經大義，歷代史百家雜書，末論釋教。摛商較縱橫，應答如響。帝加稱異，寵遇日隆。朱異不悅，謂所親曰：徐叟出入兩宮，漸來見逼，我須早為之所。遂乘間白帝曰：摛年老，又愛泉石，意在一郡。帝謂摛欲之，乃召摛曰：新安大好山水，任昉等並經為之，卿為我臨此郡。遂出為新安太守。隋諸葛穎，煬帝所親幸，出入臥內，帝每賜之，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。穎因閒隙多所譖毀，時人謂之冶葛。

唐高祖校獵城外，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齊王元吉皆從，上命三子馳射角勝，建成有北馬肥壯而善蹙，以授世民曰：此馬甚駿，能超數丈澗。弟善騎，試乘之。世民乘以逐鹿，馬蹙，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。馬起復乘之。如是者三。顧謂宇文士及曰：彼欲以此見殺，死生有命，庸何傷乎！建成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：秦王自言我有天命，方為天下主，豈有浪死。上大怒，責世民曰：天子自有天命，非智力可求。汝求之一何急邪！世民免冠頓首，乞下法司案驗，上怒不解。

唐宗室吳國公孝逸有破徐敬業之功，時望益重。武承嗣深忌之，使人誣告孝逸自云逐走免者常在月中，月既近天，合有天分。則天以孝逸常有功，減死配徙儋州，尋卒。

蕭瑀薦封倫於高祖，高祖以為中書令。太宗嗣位，瑀為左僕射，倫為右僕射。倫素險詖，與瑀商量可奏者，至太宗前盡變易之。

許敬宗既助立武后，遂謀陷長孫無忌，遣人上封事，稱無忌謀反。帝令敬宗鞠之。敬宗云：「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，眾人服其智。作宰相三十年，百姓畏其威。攘袂一呼嘯命同惡，必為宗廟深憂。」又引漢文帝簿昭事。帝竟不親問，惟聽敬宗讒構之說，遂流黔州。敬宗又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，重鞠無忌反狀。公瑜逼無忌，令自縊。

李靖破突厥擒頡利，溫彥博害其功，奏靖軍無綱紀，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。太宗大加責讓。未幾，太宗謂靖曰：前有人讒公，今朕意已悟，公勿以為懷。

太宗自遼東還，發定州，在道不康。左庶子兼民部尚書劉洎，與中書令馬周入謁。洎周出，褚遂良傳問起居，洎泣曰：聖體患癘極可憂惶。遂良誣奏曰：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，正當傳少主行伊霍故事。大臣有異意者誅之。太宗疾愈，詰問其事，洎以實對。又引馬周以自明，周對與洎同，遂良又執證不已，乃賜洎自盡。

李義府狀貌溫恭，與人語必嬉怡微笑，而褊忌陰賊。既處權要，欲人附己，微忤意者必加傾陷。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。又以其柔而害物，謂之李貓。高宗知其罪，從容戒之。義府勃然變色，腮頰俱起，徐曰：誰向陛下道此？上曰：但我言如是，何須問我所從得耶？義府殊不引咎，緩步而去。

李林甫為相，好陷人。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，以其陽與人善，啖以甘言而陰擠之也。與李適之爭權不協，適之性疏，林甫陰中之。林甫嘗謂適之曰：華山有金礦，彩之可以富國，上未之知。適之心善其言，他日從容奏之，元宗大悅，顧問林甫。林甫對曰：臣知之久矣。然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，不可穿掘，臣故不敢上言。帝以為愛己薄適之言，疏之。適之懼，求為散職，由此罷相，竟貶宜春太守，又薨殺之。

嚴挺之為絳郡太守，元宗欲進用之。李林甫忌嫉，召挺之弟損之至門敘故舊，云當以子為員外郎。又云：聖人待賢兄極深，須作一計入京。既見當有大用。令損之取絳郡一狀，云有少風氣，乞入京師就醫。林甫持狀奏云：挺之年高，近患風氣，且授與一閒官。元宗歎咤久之。林甫奏授員外詹事，便令東京養疾。

李林甫忌楊慎矜受元宗恩遇，誣以慎矜是隋家子孫，欲復隋室。慎矜慎餘慎名俱賜死，令御史盧鉉收拷太府少卿張瑄，使誣證慎矜之罪。瑄不肯答，紮其足以木。按其足間。撤其枷梏向前。挽其身長較數尺。腰細欲絕。眼鼻皆血出。謂之驢駒跋躑、瑄竟不答。杖六十，長流臨封郡。瑄被杖而死。

王珙與楊慎矜親且情厚，慎矜頗汲引之。及貴盛爭權，珙附李林甫，構成慎矜之罪，闔門誅滅。既而王珙亦赤族，史云豈天道歟。

朱泚之亂，德宗卒迫行幸。後數日，崔寧來。上喜甚，寧私謂所親曰：聖人聰明爽邁，從善如轉規，但為盧杞所惑，以至於此。潛然出涕。或以告杞，杞謀陷之，誣告寧為泚內應，俯伏獻款。上信之，使中人引寧於幕後，二力士縊殺之。中外以為冤。

盧杞忌張鎰名重道直，無以陷之。以方用兵西邊，偽自請行。上固以為不可，乃薦鎰為隴右節度使，鎰竟為亂兵所殺。

盧杞字子良，貌陋而色如藍，人皆鬼視之。初為御史中丞。尚父子儀病，百官造問，皆不屏姬侍。聞杞至，悉令屏去，獨隱几以待之。杞去，家人問其故，子儀曰：杞貌陋而心險，左右見之必笑。此人得權，則吾族無類矣。杞居相位，忌能妒賢，迎吠陰害。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。楊炎崔寧顏真卿皆杞所殺也。又激怒李懷光，使與朱泚連衡。袁高奏其惡云：將校願食其肉，卿士嫉之若仇。

李逢吉惡李紳，張又新李續之劉棲楚為之鷹犬同旗，紳貶瑞州司馬，朝臣表賀。又至中書，賀宰相及門。門者止之，云：張補闕在相公齋內。俄而又新揮汗而出，旅揖群官曰：端溪之事，又新不敢多讓。人皆辟易憚之，與續之等時號八關十六子。

姚南仲為鄭滑節度使，監軍薛盈珍讒毀之。德宗頗疑。貞元十六年，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，誣奏南仲陰事。南仲裨將曹文給亦入奏事，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，文給私懷憤怒，遂晨夜兼程追務盈至長樂驛。及之，與同舍宿中，夜殺務盈，泥盈珍表於廁中，乃自殺。日吁驛吏辟門，見血流塗地，旁得文給二緘，一告於南仲，一表理南仲之冤，且陳首殺務盈事。上聞其事，頗駭異之。南仲慮其讐深，遂乞入朝。德宗曰：盈珍擾軍政耶？南仲對曰：盈珍不擾軍政，臣自隳陛下法爾。如盈珍輩，所在有之。雖羊杜復生，必不能成。豈弟父母之政，師律善陳之制矣。上默然久之。

李逢吉字虛舟，天與奸回，妒賢傷善。結朝臣之不逞者，造作謗言，百端中傷。裴度賴李紳韋處厚救解，逢吉結王守澄，守澄言於敬宗，誣紳曾請立深王為太子，乃貶紳端州司馬。朝士代逢吉鳴吠者，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棲楚李虞程昔范姜給李仲言，時號八關十六子。又新等八人居要劇，而胥附者又八人。敬宗知裴度之賢，因中使往興元，即令問訊。度亦自請入覲，逢吉之黨坐不安席，如矢攢身。張權輿尤出死力，遂撰謠言云：非衣小兒坦其腹，天上有口被驅逐。言度有天分。上疏以度名應圖讖，宅據乾綱，不召自來，其心可見。而韋處厚又解析於上前，竟不能沮。度自漢中來，復知政事，逢吉出鎮襄陽。

唐次無故貶斥，久滯蠻荒，孤心抑鬱，乃彩自古忠賢，遭釋放逐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悟，著書三篇，謂之辨謗略上之。德宗省之，猶怒謂左右曰：唐次乃方吾古之昏主。憲宗即位召還，累官至中書舍人。憲宗因閱書，禁中得次所上三篇，善之，謂學士沈傳師曰：唐次所上辨謗書，人君宜時觀覽。朕疑編錄未盡，命傳師廣為十卷，號元和辨謗略，其序曰：聖慮先辨，謗何由興。

武后禁屠殺。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，私殺羊會同僚。補闕杜肅懷一餞上表告之。明日太后對仗，謂德曰：「聞卿生男甚喜。」德拜謝。太后曰：「何從得肉？」德叩頭服罪。太后曰：朕禁屠宰，吉凶不預。然卿自今召客，亦須擇人。」出肅表示之。肅大慚，舉朝欲唾其面。

盧杞惡顏真卿，欲出之於外。真卿謂杞曰：先中丞弈也，傳首至平原。真卿以舌舐面血，今相公忍不相容乎？杞矍然起拜，心甚怒之。李希烈叛，德宗問計於杞，杞曰：誠得重臣，為陳逆順，希烈必革心悔過，可不勞軍旅而服。顏真卿三朝舊臣，忠直剛決，名重海內，人所信服。真其人也。上以為然，命真卿詣許州宣慰。詔下，舉朝失色。李勉表言：失一元老，為朝廷羞。真卿竟為希烈所殺。

宣宗令白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婿，敏中薦鄭顥。時顥已婚盧氏，行至鄭州，堂帖追還。顥甚銜之。由是數毀敏中於上。敏中自相府除邠寧節度使，將赴鎮，言於上曰：鄭顥不樂尚主，怨臣深入骨髓。臣在政府，無如臣何。今臣出外，顥必中傷，臣死無日矣。上曰：朕知之久矣，卿何言之晚也。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檀函以授敏中，曰：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。朕若信之，豈任卿以至今日？敏中置檀函於佛前，焚香事之。

朱梁李振唐，自昭宗遷都之後，王室微弱，朝廷班行備員而已。振皆頤指氣使，旁若無人，朋附者非次獎升，私惡者數日沉棄。每自汴入洛，朝中必有貶竄，故唐朝士人目為鳴梟耳。

閩王王延鈞好鬼神巫，盛輶有寵薛文傑，惡樞密使吳昂。昂有疾，文傑省之曰：主上以公久疾，欲罷公近密。僕言公但小苦頭痛爾，將愈矣，主上或遣使來問，慎勿以他疾對也。昂許諾，明日文傑使輶言於閩主以告，文傑曰：未可信也。遣使問之，果以頭痛對，即收下獄，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。昂自誣服，並妻子誅之。

五代漢時陶谷先為李崧所引用，谷從而譖之，崧為蘇逢吉所殺。他日秘書郎李昉詣谷，谷曰：「君於李侍中遠近？」昉曰：「族叔父。」谷曰：「李氏之禍，谷有力焉。」昉聞之汗出。